

仡佬风物志

翁家烈

贵州省民族研究所

一九八二年七月

仡佬族志

贵州省民族研究所 翁家烈

仡佬族是我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个人数不多的民族。据不完全统计，目前约有二万六千余人。但他历史悠久，分布面广，其先民曾是显赫一世的古夜郎“国”的创立者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仡佬族对祖国文化的丰富、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而积极的贡献。这个昔日强盛而后式微了的民族，曾深深地引起中外学者的关心、注视，数十年来对之作了不少探索，取得一定的成绩，对我们深入研究这一古老而又在新生中的民族有所裨益。现仅就部份文献及笔者实际调查所得，将仡佬族有关史迹初步集如下，以作引玉之砖。

一 名 称

仡佬族，在唐代称作“仡僚”或“僂僚”。《元和郡县志·江南道六》洛浦县条载：“洛浦县……东西各有石城一，甚险固。仡僚反乱，居人皆保其土”；《新唐书·南平僚传》载：“戎，泸有僂僚，居依山谷林箐，逾畝百里”。仡佬之作为族名，最早见于南宋。《溪蛮丛笑·序》载：“五溪蛮皆盘

瓠种也。聚落区分，名亦随异，今有五：曰南、曰瑶、曰僚、曰壮、曰仡佬”。自此，仡佬一词史不绝书。元、明、清三代又有将仡佬写作“土僚”、“秃刺”、“土佬”（或土老）、“革佬”和“倅僚”的。《云南志略·诸夷风俗》谓“土僚蛮在叙州南、乌蒙北皆是”，《明史·四川土司》谓“宣抚奢苏奏，生儒皆土僚”，《运南通志》卷183引《皇清职贡图》谓“土僚一名土佬，亦名山子”；《元史·兀良合台传》谓“阿朮战马五十匹，夜为秃刺蛮所掠”，《秋涧先生大全文集》卷50谓“乙卯秋（兀良合台）奉命出乌蛮，趋沪江，剽秃刺蛮三城”；《马关县志·风俗志》谓“土佬乃滇南固有之种族也”；《马关县志·风俗志》又谓“仡佬亦称革佬或谓其先自土佬革出”；《黔南职方纪略》卷四谓“遵义县……苗族惟有红头苗，青头苗、椎雀苗、革僚四种”。此外，民间还有呼之为“阁佬”或古族的。彝族称仡佬为“濮”，布依族称仡佬为“布戎”，苗族有的称仡佬族为“邪客”或“饶不劳猛”，而仡佬族自身则有仡佬、僂佬、普伧、普旦、哈格等自称。

“仡僚”、“僂僚”、“土僚”、“秃刺”、“土佬”、“倅僚”等，其实都是“仡佬”的同音异写或音转。仡、僂、土、秃、倅等均无实际意义，仅是标音的冠词。至于“僚”的音义，《集韵》曰：僚“鲁皓切，西南夷谓之僚”；“佬”的音义，

《正字通》曰：“佬，鲁考切，音劳，上声，仡佬蛮也”。《太平御览·永昌郡传》更直^僚僚与佬的读音是一个：“僚音老，在样柯、兴古、郁林、交趾、苍梧”。

过去有人就服饰颜色，把仡佬族区分为青仡佬、红仡佬、白仡佬、花仡佬；从装束、习俗区分为披袍仡佬、胴圈仡佬、打牙仡佬；从产技能区分为水仡佬、打铁仡佬。但这些都属于历史的旧称，有片面性。解放后才统一称写为仡佬族。

二、分 布

在古代，仡佬族几乎遍布今贵州全境，并广及四川、广西、云南、湖南等省区。

有关仡佬族在贵州的记载颇多。如《元史·地理志》的“木瓜仡佬蛮夷军民长官……新添僑蛮安抚司……仡佬寨……雍门仡佬等处”；《读史方輿记要·贵州二》的“麻哈州，元置仡佬砦长官司”；《贵阳府志·芮蛮传》的“仡佬有花红两种，在府属者居白纳正副二司，骑龙，甲头诸砦”；《黔南职方纪略·苗蛮》的“仡佬，贵阳、修文、安顺、郎岱、永宁、普定、清镇、大定、黔西、普安、余庆、漠远、遵义，桐梓皆有之。”由于贵州各地均有仡佬，故《贵州地理志》卷三说“仡佬，种不一，所在多有”，而《贵州苗夷丛考初稿》第

章甚至说：“仡佬贵州早年无地无”。

仡佬族在四川、云南、湖南、广西等的纪载也不少。如《新唐书·南蛮传》说“戎泸间有葛僚”，《元史·世纪本纪》说“叙州（宜宾）等处秃老蛮杀使臣撒里蛮”，《元史》卷十又说“至元十五年四月，云南行省招降秃刺蛮，高州、筠连州等城寨十九所”，《明史·四川土司》说永宁军民宣慰司的“生儒皆土僚”，《邛崃野乘》引《府志》说岷派有“阁老坟”；《云南志略·诸夷风俗》说“土僚蛮在叙州南”，乌蒙北皆是“《滇黔志略云南·种人》说“土僚亦名山子，临安、徽江、广西（指弥勒、师宗、砚山、维摩、泸西等地）广南、开北、昭通等府有其种”；《滇志·露摩志·种人》说“土僚，其居本住蜀，黔、西粤之交”，《天下郡国利病书·种人篇》说“土僚，其居本在蜀，黔、西粤之交”；黄庭坚《过洞庭举湖诗》说“行事勿迟留，蕉林追僇僚”，《元和郡县志·江南》说“锦州洛浦县……仡僚反乱”，《老学庵笔记》卷四说“辰沅、靖州蛮、有仡僚、有仡佬、有山傜”，《苗防备览·风俗考》说“泸溪仡佬居上五都之大章、小章……及乾州之下溪口……”。

《小方壺輿地丛抄·苗民考》说：“中国湖南，四川、广西、云南、贵州五省境内皆有苗人（这里是泛指少数民族）……”

其称不一。曰夷，曰罗罗、曰苗、曰傜、曰僚、曰仲家，曰仡佬、曰龙家、曰仡伶、曰仡僚、曰仡佬、曰葛瑶”，这句话可借作对仡佬族分布区域的一个概括。

现今的四川、湖南两省已无仡佬族。与古代相比较，今贵州、云南、广西的仡佬族的分布范围也大为缩小，人口也大为减少。现在仡佬族基本上散居于贵州的黄平、遵义、仁怀、金沙、织金、黔西、清镇、平坝、安顺、普定、镇宁、紫云、贞丰、关岭、晴隆、普安、六枝、大方、纳雍、云南的嵩宁、广南、久山、麻栗坡、马关和广西的隆林等县市内，许多原有仡佬族居住过的地区，已无仡佬人，仅尚有仡佬寨，仡佬坊，仡佬井，仡佬坟等地名与遗迹。

古今仡佬族分布区域及人口畝异相差如此悬殊，究其历史根源主要有两方面原因。一是战争。列宁指出：“历史告诉我们，各民族之间，各社会之间以及各民族、各社会内部经常进行斗争，此外还有革命时期和反动时期、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，停滞时期和迅速发展时期或衰落时期的不断更替，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”。⁽¹⁾《大定府志·内篇》载：“武侯至、献粮通道，遂佐擒孟获，因令世处其土。其后，牂柯界中普里倖叛、（济）火受后主诏，讨平之”；《贵阳府志·苗蛮传》谓：“养注：（1）《列宁全集》第二卷 P584 页。

尤长官蔡氏，其先日蔡崇隆、容县人。五代时以平九洞革獠王阿乍，功授土”；《秋洞先生大全文集》卷五十曰：“乙卯秋（兀良谷舌）奉命出乌蛮，趋泸江，荆禿刺蛮三城”；《太祖实录》卷142载：洪武十五年时勅谕传友德、兰玉、沐英“自将军南征，大军所至，势同破竹，蛮僮之地，次第底平”。上引文献表明了历代统治者对仡佬族发动战争，实行军事镇压。云南文山自治州麻栗坡县新街的仡佬族保留着这样的传说：他们的祖先居住贵州黄草坝。那里寨大人多，寨子四周围以茂密的竹林。官兵来攻打时，一连七天七夜也攻不下。因为每次开始进攻，大雨就会瓢泼地自天而下，将官兵袭退。统兵官对此惊奇不解。一天找来一个牧童问其究竟以及怎样才能避免。牧童无知，被骗说出机密。官兵遂将一条狗打死投入井内。寨中仡佬族喝了此水后，降雨之法失灵，从而被官兵打败。仡佬族败散至云南之广西，再进入越南，与洋人（指法国殖民主义者）打了一仗，然后退回麻栗坡，仡佬族人数量减少的另一种原因是融合。在社会、民族历史的不断发展变化中，仡佬族与其接触较多的汉族、苗族、布依族、彝族等各民族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关系上的联系日益密切，一部分仡佬族人逐步与这些民族融合了。如《镇雄州志·风俗·夷俗附》谓“土僚语言皆仿汉人”；《镇宁州志·土俗》谓“仡佬种类不一，多附居汉寨……”

衣服与花苗同……多为汉民耕种……清明除夕何坡上燃灯挂纸，渐有学汉民者”；《黔南职方纪略》卷九谓“红仡佬仁怀有之，服食与汉民同”；德国人鲍克兰在其所著的《贵州仡佬的历史和现状》一文中说：一九四〇——一九四一年时，“安顺人说仡佬‘改变成汉人了’”，这里的仡佬“采用汉装和汉俗。”⁽²⁾ 黔西化的彝族中，有一种指责对方不是真正彝族的俗语：“你彝也不是泅也不是”（贵州彝族称仡佬为泅），指的当是融合于彝族的仡佬人。湘西有一种叫“仡佬苗”的苗族，不仅称谓上明显地反映出这部份仡佬族与苗族的融合，而且语言、习俗上也与其他苗族有若干不同。在一至十这十个数字读音中，与当地苗族相同的有1，3，4，5，6，8，等六个，其余四个则不同。仡佬苗中无当地苗族的吴、石、王、龙等常有的姓氏，而以张、章、何、陈、符等为大姓。张、章二姓又正是《苗防备览·风俗考》中“非苗非土”的仡佬族中的著姓：“涉溪仡佬居上五都之大章小章……相传，宋时有江西章姓兄弟二人为屯长，居此落业，子孙繁衍。其出自先者为大章，出自弟者为小章，后改章为张……由大、小章分支而出，散居于永顺、保靖、永绥间者……”。云南的仡佬也由于民族交往的影响而出现“似泅非泅，似保非保”的奇手

注。⁽²⁾ 《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》1978年二期。

现象”。(3)

古代仡佬族分布以今贵州为中心，广及川、湘、滇、桂四省，其分布面积不狭不宽。除云南、广西有的仡佬族据说是由贵州迁去的外，未见有关于仡佬族由他处移入上述地区的记载。仡佬族自己亦无从他地长途徙来的传说。仡佬族在人死送葬时，一般是不去“买路钱”的，理由是“我们是地盘业主。”贵州农村俗有“夷蛮仡佬，开荒辟草”之说。威宁彝族每三年要举行一次“祭献仡佬先灵，不忘根本……代代知之”的传统仪式。黔西彝族每岁初春，要上山“泼水饭”以祭山崖主——仡佬，镇宁布依族称仡佬为“国佬”，意即“国家的主人”，红水河两岸的壮族、布依族人认为“仡佬”一词是主人之意，贵州仡佬族在农历七月有吃新节，那天无论是何族人种的庄稼，仡佬人家都能摘点来煮熟，连同酒肉一起祭奠祖宗与山神，任何人不会对此有异议。这些都从不同角度说明仡佬族是一广阔区域内历史悠久的土著民族。

大分散、大杂居是仡佬族在分布上的突出特点。这一特点是历史的变迁而逐渐形成的，这对仡佬自身的发尸固然带来若干不利因素，但客观上都有利于仡佬族与之相杂居的汉族、苗族、布依族、彝族、壮族等许多民族间的广泛交往，使之较易

注：(3)《马关县志·风俗志》：“仡佬亦称革佬……似泝非泝，似保非保”。

于突破血缘、族缘和地域的封闭状态，能于最大程度地吸取这些杂居民族的经济、文化成分，使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——民族融合的步伐得以加速，也是近现代仡佬族固有的民族特征日益消失的基本原因。

三、经 济

仡佬族人民居住在云贵高原和武夷山脉一带的乌江、清水江、盘江、沅江、金沙江流域的广大土地上，这一区域的气候温和、山多平地少，适宜多种经济的经营。这样的地理环境，使唐、宋时期逐渐形成的仡佬族，成为一个以农业为主，兼有渔、猎、畜牧业、园艺及手工业、商业的民族。

远在宋代五溪地区仡佬族即已进入封建地主经济阶段。《说郛》卷五之《溪蛮丛笑》载、“伶佬之为庸者名‘奴狗’”。明清两代封建地主经济则在仡佬地区流行较广，仡佬族人民绝大部分成为佃耕农。《明纪事本末补编·西南郡蛮》载“仡佬苗……其熟者善佃耕，居人庄屋，”《天下郡国利病书·种人篇》载“土僚……路南者为人佃种”，《黔南职方纪略》卷九载“遵义县……革僚……或为佃田，或垦山土”，“正安州……革僚咸附汉户耕作”，《黔记》卷三载“土仡佬在威宁州，男子披草为衣，专与保僮雇工”。但仡佬的社会经济

有着巨大的不平衡性，在出现地主经济的同时，许多地区尚处于领主经济阶段，所种的作物有稗子，包谷，粟、麥等粮食及茶叶等经济作物。《新唐书·南平僚传》“戎泸间有葛僚……大中末，昌泸二州刺史贪盗，以弱缙及羊、疆僚市米麦一斛，得值不及半，群乃诉曰，当为贼死耳。”如《云南志略·诸夷风俗》载“土僚蛮在叙南乌蒙皆是……山田蒲少，刀耕火种，所收芴谷悬于棚之下，日槌捣而食，常採荔枝贩茶为业”，《苗防备览·风俗改》载湘西仡佬“在高山所种，惟包谷、粟米杂粮，小章烟竹坪……颇初田”。《老学庵笔记》卷四载辰沅，靖州仡佬“焚山而耕，所种粟，豆而已”此外，仡佬族还种有苧麻、棉花和蚕丝，以供制作衣物之需。沉重的阶级压迫剥削，使勤于耕种的仡佬族人民常食不果腹，往々于农隙时上山打猎，下河捕鱼，作为经济的补充。长期的渔猎生活，使一部分人炼就出极好的水性，从而获得了“水仡佬”之美称。《老学庵笔记》卷四载湘西仡佬“食不足，则猎野兽，至烧龟蛇啖之”。《炎徽纪闻·蛮夷》或“仡佬一日仡僚……得兽作食如狼”。《苗防备览·风俗改》载仡佬“从洞河中放木筏，驾小船，滩渚甚熟，不畏波涛……小船运载亦可行数十里，故其人习水性者多也”。《贵州通志·土民志》大定府革老“女捞鰕蟹供食”，《明纪事本末补编·西南郡蛮》清平一带的仡

佬“种山射肉为生”。《贵州地理志》“花佬佬……好猎逐罗雀为事”。《黔记》“水佬佬……善捕鱼，虽隆冬亦能入深渊，不畏冷”。《贵州地理志》“水佬佬在余庆、镇远、施秉等处……善捕鱼，虽隆冬亦能入深渊，故名水佬佬”。佬佬族的家畜有牛、羊、猪、马等或用之于生产，或用作于生活，或用之于祭祖。《云南志略·诸夷风俗》土僚“猪牛同室而居”，《老学庵记》卷四“佬僚……生子，及持牛，酒拜父母”，《镇雄州志·风俗志》“土僚畜牛、羊牲于下，酷啖犬肉……非令节佳辰，不轻宰杀”。《贵州佬佬的历史和现状》说，普定一带的佬族“在新年时期的习惯，是以糯米控制的小牛犁，马和五谷作为贡献，祈求父母保佑并获得丰收”。

佬佬族的手工业的工艺水平较高，在此基础上虽然也^山现一些贸易行，但商品经济并不发达，其社会经济仍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。佬佬族是我国最早掌握朱的开採及水银提炼的民族之一。唐代湘西及思州（今贵州务川）等地的贡赋主要是朱砂（光明砂）和水银。《通典·食货六》“卢阳郡，贡光明砂一斤，今锦州（在今湘西麻阳县）”，《元和郡县志·江南道六》“《元和郡县志·江南道六》”思州（今贵州务川县）贡赋，开元葛、朱砂”，“辰州贡赋，开元贡犀角，水银”，

“麻州贡赋，开元贡光明砂，水银”，而这些地区的朱砂，水银主要是由仡佬族所开採、提炼，故而《溪蛮丛笑》说“辰蹄砂最良。麻阳即古锦州，归隶辰州，砂自折二至折十，皆颗块……砂出万山之崖为最，仡佬以火攻取”。仡佬族工艺水平较高，尤以铸犁、制镗为著名。《贵州通志·土民志》“大定府境内披祀革老……种植之暇，另铸犁为业”，《苗防备览·风俗攷》湘西“仡佬……人至八九岁，辄学鸟隄跌匠，皆自传习，制造甚精。镗子能洞至十余文，视苗中鸟隄所及更运”，由于跌工工艺的精湛，故仡佬族中的一部分又有“打铁仡佬”之称，如：《黔南职方纪略》卷九载：“打铁仡佬平远织金县有之，饮食与打牙同”。仡佬族的衣着系自纺、自织、自染，纺织工艺水平较高，不仅有茅草织成的“茅花被”、有以麻织成的“娘子布”和以桑皮织成的“圈布”，尤以“羊毛桶裙”、“铁笛布”及“五色绸布”最为突出。《黔记》卷三载“披袍仡佬在黄平州，男女外披一袍，前短后长，凿竅为桶裙，羊毛织成”，这种桶裙不仅系羊毛织成，且染色，故显得“斑斓厚至”。“铁笛布”之精美，曾引起嘉庆时张澍的赞叹，他在《续黔书》中写道：“永宁（关岭）、镇宁二州出铁笛布。其纤美似假之黄润，其精致似吴之白越；其柔软似波戈之香荃，其缜密似金齿之縹叠。余不知其何织也。或谓即桐华布，绩白

桐为之，或谓之绩桑为之。如岭南容州之苟芒木，新会之用钩绿藤，高昌之用波罗树。惜未闻之革僚”。《五溪苗族古今生活集》曰“五色绸布，丝、麻、棉花，绩纺为线，以草木煎汁染五色织成”，“五色绸布，今惟所谓仡佬妇女中尚织之为被面者，其颜色似以草木汁染之。多为长方之如骨牌形式者。多用丝、麻、棉之物参染织成者。质甚厚，故很耐用。闻每一被面，可用数十年之久”。在农业、手工业较为发达的基础上，仡佬族在唐以来，就出现了一定的产品交换行为。《新唐书·南平僮传》“大中末，昌泸二州刺史贪省，以弱缯及羊，彊僚市米麦一斛，得其不及半”，《马可波罗游记》59章谓“Tolomn（秃利蛮）……在小规模的交易中，使用精美的海巴（海贝）……这地方有商人，非常富有，拥有大量货物”。《云南志略·诸夷风俗》“土僚……常采荔枝贩茶为业”，《黔南志略·云南·种人》“土僚……常负竹篮，盛酒食，入市贸易”。《苗防备览·风俗改》“仡佬往来浦市泸溪经商贸易者，能言客话”。《小方壺輿地丛抄·苗民改》言苗、瑶、仡佬等“入市货交易，惟负土物如杂粮布帛之类，易盐、种或田贝，以通有无”。但仡佬族的商业并不发达，基本上还是自然经济，如以丝、麻、棉混织而成经久耐用的“五色布被面，皆为已用，无有出售者”。

四、特 習

这一民族所以能与那一民族区别开来，是因为这一民族有着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若干特征。所以列宁说：“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”。⁽⁶⁾ 仡佬族在历史上形成存在过的一些奇异习俗，是仡佬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。这一重要特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。

1. 鼻饮。《溪蛮丛笑》曰：“仡佬饮不以口而以鼻，自取其便，名曰鼻饮”。《老学庵笔记》卷四曰：“辰、沅、靖州蛮，有仡伶，有仡僚……饮酒以鼻，一饮至数升，名‘胸藤酒’，不知何物”。《岭外代答·蛮俗·僚俗》曰“鼻饮之法，以瓢盛水，少另盐及姜汁故滴于水中。瓢则有竅，施小管为瓶咀，插诸鼻中，导水升脑，循脑而小入喉……饮时，必口噍鱼一片，然后水安流入鼻，不与气相激。即饮，必噫气以为快”。“胸藤酒”为何物？《溪蛮丛笑》解释说：“胸藤酒，酒以火成，不釀不刲，两缶东西，以藤吸取”。《滇南闻见录·人部·夷种》又说：“夷人酿酒带糟，盛于瓦盆，置地炉上温之。盆内插芦管故枝。凡亲友会集，男女杂还，旁各置一管吸酒饮之，谓之啣酒。”《小壶方輿地丛抄·峒谿纤志》

注：(6) 《列宁全集》卷22第65页

将钩藤酒及鼻饮两者结合起来，作了这样的表述：“哂酒，一名钩藤酒。以米杂草子为主，以火酖成，不芻酢，以藤吸取，多有以鼻饮者。谓由鼻入喉，更有异趣”。

2、打牙《异域志·僚人》“在牂柯，有打牙葛僚，种类最多”，《溪蛮丛笑》“伧佬男女年十五六，敲去右边上一齿”。《云南志略·诸夷风俗》“土僚蛮……男女十四五，则左右击去两齿，然后婚聚”。《小方壺輿地丛抄·苗俗记》“伧佬……将嫁，必折其二齿，否则恐妨夫家”。由于在部份伧佬族中有打牙之风，故这部份伧佬遂有“打牙伧佬”之称。“在平伐为打牙伧佬”。⁽⁷⁾ 打牙伧佬平远（织金）有之。⁽⁸⁾ 对打牙的成因，其说不一，《博物志》说：“皆拔去上齿各一以为华饰”，《新唐书·南平僚传》说是因为“地多瘴毒，中者不能饮药，故自凿齿”，《行边纪闻·蛮夷》则说：“父母死，则子妇各折其二齿，投之棺中，以‘赠永别’”，《黔书·苗俗》说：“女子将嫁，必折其二齿，恐妨夫家也”。《新唐书》的解释应该是对的。打牙最初可能是为了急救的一种偶然之举，被作为治病经验传播开来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后人不知其因，附会以迷信色彩或视作一种美容术，这是令人能够理解

注：《炎徼纪闻蛮夷》（7）

（8）《黔南职方识略》

的。贵州普定窝子仡佬的老年妇女中尚有行过“打牙”礼者在。

3. 悬棺葬。《朝野僉载》卷十四“五溪蛮父母死，于村外阁其尸，三年而葬……尽产为棺，于临江高山半助凿龕以葬之，自山上悬索下柩”。《马可波罗游记·秃落蛮州》“秃落蛮……人死焚屍，用小匣盛其余骸、携至高山，山腹大洞之中，悬之。”《云南志略·诸夷风俗》“土僚蛮……人死则以棺木盛之，置于千仞巖崖之上”，《行边纪闻·蛮夷》“仡佬……殁死有棺而不葬，置之厓穴，高者绝地千尺，或临大河，不施蔽盖，以木主若圭，罗树其侧，号曰家親殿”。《嘉靖贵州图经》：“石阡县之仡佬，丧葬击鼓唱歌，男围尸跳午，举哀而散，亦置之山洞间”。《嘉靖思南府志》思南“府南四十里许，有家親殿者，古仡佬奉先处也。在一大崖中，崖高百余丈，下临大河，行舟者往遥见之”。《小方壺輿地丛抄·峒谿纤志》“仡佬……死则有棺而不葬，置之厓穴或临大河”。采取这种葬式的原因，《朝野僉载》说是“弥高者以为至孝，即终身不复祭祀”，《云南志略》说是“以先墮者为吉”，《马可波罗游记》说是为使“人兽均不能侵及”，《嘉靖思南府志》说是为了让“雨日亦不及之”。大概系西南地区温暖多雨，土地潮湿，棺木而腐，故置之崖洞之中，这既